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文史通義

(二)

章學誠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史 通 義

(二)

章學誠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史通義(二)

卷四

內篇四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

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尙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尙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詳釋通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蹟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鷦鴯雀假鷗鷖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況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眞爲贋。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璚。固矣。夫文士之見也。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

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檀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即神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

已有反慮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

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謂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莠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向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

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悞。

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考見譚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

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郡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

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髻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

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

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

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尙鄭許今之風尙如此此乃學古非卽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

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閭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

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

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

公羊傳

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

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裨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者。皆是也。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狗世之所尙。是猶既飽而進梁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狗焉。是猶方飽梁肉。而進以糠粃。方擁狐貉。而進以絺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尙美玉者。必競碔砆。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碔砆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便捷也。珠玉無心。而碔砆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碔砆能隨。能隨易

合也。珠玉自用而砮硃聽用。聽用易慥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砮硃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砮硃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鳩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推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偽。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偽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偽趨逐勢者。無足貴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

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亦可以無欺於曾何足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

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不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已護前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走者衆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駢服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

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已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閤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禁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

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義。非是。應劭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未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寧穀集注。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許慎五經異義。賈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玄。駁梁何晏論語集注。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場五經異同評。然否。議譌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爲書。則有六藝論。鄭玄聖證。王肅匡謬。唐顏師古兼明。宋邱光庭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

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玄王肅三家首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體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漸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

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裴麟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或正編年之蕭統文選三十卷裴麟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皆以紀傳一類爲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或以典故爲紀綱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史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錄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和高姚氏統史唐姚康復姚之屬則擢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泌羅鄧氏函史明元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驥驥史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朝李氏南北史李延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倣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未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淺達之類支離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再變而流爲策士之括類文獻之類雖倣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用三變而流爲兔園之摘比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爲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